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564
10 August 1995

CHINESE

第三五六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5年8月10日星期四，下午5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印度尼西亚）
成员国：	阿根廷	卡登纳斯先生
	博茨瓦纳	恩戈韦先生
	中国	秦华孙先生
	捷克共和国	库凡达先生
	法国	拉德苏先生
	德国	艾特尔先生
	洪都拉斯	马丁内斯·布兰科先生
	意大利	富尔奇先生
	尼日利亚	甘巴里先生
	阿曼	胡塞比先生
	俄罗斯联邦	西多罗夫先生
	卢旺达	乌巴里卓罗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韦斯顿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奥尔布赖特夫人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个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科科长(C-178)。

95-85825 (c)

下午5时3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米西奇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其在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文件S/1995/677,其中载有在安理会事先磋商过程中拟定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案文。

我要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以下其它文件:S/1995/674,即1995年8月8日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和S/1995/679,即1995年8月9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第一位发言者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米西奇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最近几天来,国际社会都把注意力和活动焦点集中在成千上万难民逃出克罗地亚的事上,而没有集中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没有停息的悲惨人道主义局势上,同时从所谓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安全区驱逐大约60 000平民的血腥细节已经消失。至少10 000名平民根本没有

到达我国政府控制下领土的安全地区，他们的命运已在姆拉迪奇和卡拉季奇遮盖这些不幸区域的昏暗和死亡帷幕下被隐瞒起来，--国际社会完全抛弃了这些区域。

在日趋广泛的塞族逃离克罗地亚的难民流缓慢推进的后面，波斯尼亚穆斯林无以伦比更加严重的苦难却从不为人所知，他们手无寸铁，无法抗御帕莱的战争罪犯。许多甚至今天还不清楚是否要保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剩余安全区的人已声称：他们的任务不是保护平民或捍卫安全区。

这些解释联合国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任务的人对防止帕莱塞族领导人开始犯下新的一轮残酷野蛮罪行几乎没有表示有任何兴趣，也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努力。美国政府今天的发现在确立真理的努力中显得非常孤单，但它揭露了事实并使战争罪行法庭能够工作。这些发现终于更清楚地表明在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发生的情况。我们非常感谢德国代表团和不结盟运动核心小组各国代表团，它们曾多次提出从泽帕和斯雷布雷尼察失踪者的问题。

除了一些主席声明和偶尔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外，罪犯们对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的无辜平民实行的野蛮恐怖没有得到更多的注意，尽管我国政府一再发出呼吁。

我们认为，今天的决议是向前迈出的一小步。然而，这项决议更明确地表示出了关心，尽管对许多人来讲这也许太晚，无法补救。

在谈到有关克罗地亚问题的决议草案时，我曾对从克罗地亚逃出的塞族难民的状况有所减轻表示满意，尽量减轻人道主义危机受害者的痛苦并向他们提供帮助的某些标准已有了改善，并提到更高层次。伴随这一改进而来的是人道主义组织行动的迅速性及其创新性。这方面的一个证明是打算把巴尼亚卢卡的军用机场用作人道主义目的。到目前为止该机场一直只是用于从事破坏行动和从空中杀害波斯尼亚人的行为。

与此同时，波斯尼亚政府过去两年里向联合国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发出的开放图兹拉机场用于人道主义目的的所有呼吁都没有产生结果。此外，按照卡拉季奇塞族人授意，萨拉热窝机场继续被关闭，尽管它的地位是完全清楚的，它的用途完全是

人道主义方面的。萨拉热窝机场四个月来一直关闭。该城市的人道主义状况再加上持续不断的炮击和枪击令人无法忍受。我们希望能够统一人道主义行动的标准，因为对受害者的任何分类只是一系列不公正的第一步。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人道主义状况已经有了极大的缓解，这是由于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军队采取联合行动解除对比哈奇残暴的围困，并阻止来自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族武装团伙的相互勾结行动引起的恐怖。

结果，比哈奇飞地的20万居民在度过了完全与外界隔绝，而且没有任何人道主义援助的三年后得到拯救。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的联合行动很可能挽回了国际社会的面子。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几星期来一直在制造在比哈奇周围实际上无可作为这样一种神话，并且用这样一种论据来证明他们的观点，即那里的军队太多，难以区分。我认为比哈奇小块地区的情况现在已经清楚得多了。

如果联恢行动能够确保它所作出的、在与克罗地亚政府的协议中所接受的承诺得到履行，确保来自克拉伊纳的武装的塞族人在他们跨过波斯尼亚边界到达塞尔维亚之前交出武器，那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的人道主义状况将更加容易正常化并得到维持。这些人手中的武器直接威胁到塞族难民的安全，因为武装的塞族人正在进行挑衅，他们从难民车队向外开火--联合国秘书处已经掌握或者说可能掌握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在这项有关波斯尼亚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没有提到从泽帕逃出在塞尔维亚找到避难场所的那些人的命运。他们不幸地成为利用来进行宣传的工具.我们担心他们遭到了新的折磨、屈辱甚至谋杀。

我们要求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在可能的情况下立即完成所有这些难民的登记工作，并继续寻找这些难民并了解他们的去向，防止他们失踪，或遭到进一步虐待以及遭受违反各项《日内瓦公约》和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我们期待着秘书长能够按照安理会在这项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要求迅速提出有

关这些问题的报告。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的理解是,安全理事会准备就它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将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首先请希望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艾特尔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由于我们感到十分震惊,德国采取了主动,导致拟订了目前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有关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问题的决议草案。

在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沦陷几星期后,我们仍然不知道被波斯尼亚塞族人扣作囚犯并被带走的大约7 000到8 000名不幸的男性波斯尼亚人的下落和命运。

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还安然无恙吗?今天的消息,特别是美国常驻代表向我们展示的照片使我们更加担忧。

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的最新消息,到目前为止只有164名来自斯雷布雷尼察的被拘留者和44名来自泽帕的被拘留者已经登记。我们坚持必须立即准许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接触到来自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的所有被拘留者。我们要求保证被拘留者的安全和健康,并立即释放被扣作囚犯的所有波斯尼亚平民。

我们谴责波斯尼亚塞族一方一直不让红十字委员会的代表接触有关的被拘留者。我们不能容忍波斯尼亚塞族再次与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玩无所顾忌的“捉迷藏”游戏。他们说他们愿意准许人道主义组织的代表不受阻碍地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与此同时又拒绝说出被拘留者被关押的地点,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中对此行为负有责任者必须知道,这种从根本上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只会使他们朝着深渊更进了一步。

德国完全支持红十字委员会目前为争取机会接触到有关的被拘留者而作出的努力。我们还要吁请联合国代表继续作出努力,把重点放在从帕莱获取有关失踪者下落的情况。我们仍然希望他们还活着。我们将密切注视这个问题,直到有朝一日找

到这些不幸的波斯尼亚人,使他们得到释放与家人团聚。

当然,我们将对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甘巴里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我国代表团的感觉和反应忧喜参半。

在积极的一面,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对比哈奇保护地的三年围困已经解除,并且向其人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供应线也已建立。同样可喜的事态发展,就是读到和看到关于比哈奇人民的报道和图片,他们三年来第一次能够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而且希望能够期待看到正常生活的迹象。

我们还希望,波斯尼亚塞族的占领形成的对比哈奇保护区之围的解除,将不会是短暂的。

然而在另一方面,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保护区的居民却没有象比哈奇居民那样幸运。他们的城镇被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占领,他们被赶出家园并被迫加入人头攒动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行列。

我国代表团同安理会其他成员一道,重申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对这些安全区的占领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然而,我们眼下更为关注的则是关于在斯雷布雷尼察城内和周围地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报道。截止今日,7 000多名斯雷布雷尼察的前年轻和中年居民一直下落不明。因此,我们支持决议第1段中的呼吁,即波斯尼亚塞族方面应立即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它国际机构的代表接触其拘押的所有人员,以便进行适当的登记,作为其立即和无条件释放的第一步。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重申我们就克罗地亚问题所说过的话:永久和持久和平的唯一希望是经谈判取得的顾及各组成团体的关注的解决方案。

在这方面,联系小组必须加倍努力并体现出更高度的行动统一,以促进在作为起点的联系小组和平计划的基础上实现解决。

最后,我们认为,绝不能再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遭受进一步的战争恐

怖。那些也坚决要摧毁其多种族国家的人犯下的残酷行径，使他们遭受了过多和过长的苦难。

胡赛比先生（阿曼）（以英语发言）：安理会今天在此举行会议，以讨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局势，我们认为，该局势是有秩序和有计划地侵犯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造成的。

然而，我们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样，发现我们不得不对欧洲这一地区的战争的继续表示极度震惊。

在自该地区爆发战事以来的三、四年中，安理会以及很多其它国际论坛通过了很多决议，要求有关各方避免使用武力并稳步走向和平选择，以努力表现出他们和平解决分歧的政治意愿和决心。然而，这些呼吁和要求并未受到理会，这主要是由于波斯尼亚塞族不愿意坚持和平进程。

我们对这种结局感到遗憾，今天我们再次要求有关各方接受联系小组的和平计划，作为一个起点。我们认为，如果有关的那一方接受了该计划，它就不会处于它今天所处的状况。

自从前南斯拉夫冲突开始以来，国际社会进行了紧张的努力，以使各方向和平更走近一步。然而，由于波斯尼亚塞族一方的立场，一切努力都未能取得预期的结果。相反，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看到事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折。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受到各方的直接和蓄意攻击，到了他们被当作人盾的地步。安全区的平民就在国际社会的眼前受到炮击及“种族清洗”，而国际社会有义务保护这些平民的生命，他们每天都受到塞族暴行的威胁，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对现已落到波斯尼亚塞族手里的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安全区的最后攻击。

波斯尼亚塞族抓住数千男人，而不幸的是，秘书处正式告诉我们并未让联合国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接触被拘押者。他们下落不明，这是不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

阿曼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样，既不接受这种由于袭击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而使战斗新的升级，也不接受最近遭受“种族清洗”政策的那些安全区的现状。在这

方面,我们与大家一道要求所有负有责任者完全遵守在其1995年7月20日和25日的主席声明中阐述的安全理事会一再发出的呼吁,这些呼吁要求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撤出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安全区,尊重安全区的地位并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确保对人道标准的尊重。

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要求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押者。

那些在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目睹和经历波斯尼亚塞族大屠杀的人今天在安理会披露了令人震惊和耸人听闻的报道。阿曼认为,国际社会全体成员负有道德和政治义务,一道努力,同一个声音对"种族清洗"说"不",对强奸穆斯林妇女的行为说"不",对继续侵犯安全区的行为说 "不"。我们认为,现在是采取这种立场的时候了。已经发生过多的屠杀、过多的杀戮、过多的酷刑。

我们特别感谢秘书长、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全体联合国人员、联合国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争取在该地区实现和平解决和减轻该区人民痛苦的努力。

最后,鉴于该决议草案的焦点是人道主义困境,我国代表团将本着协商一致的精神对我们面前的案文投赞成票。

恩戈韦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严重关切关于自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夺取斯雷布雷尼察保护区以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数千名兵役年龄男人和男孩下落不明的报道。波斯尼亚塞族继续不许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接触斯雷布雷尼察流离失所者,这使得局势更为复杂化。鉴于这些关注,我国代表团将对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我们希望波斯尼亚塞族将听从我们即将通过的决议草案的内容。他们必须明白根据国际法他们有义务为他们俘虏的所有的人进行登记,并根据可接受的国际标准对待战俘。因此,我们呼吁波斯尼亚塞族让难民专员办事处、红十字委员会和其他国际人道主义机构立即接触所有来自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的流离失所者。

西多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一样,俄罗斯严厉谴责斯雷布雷尼察的波斯尼亚塞族军队违反安全理事会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

维那安全区的决定。

对于有关在斯雷布雷尼察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准则的报道，我们感到关切，我们认为应对其进行适当调查。我们还对得不到关于斯雷布雷尼察许多原来居民的下落的信息感到关切。我们支持决议草案中的要求，即波斯尼亚塞族让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和其他国际机构的代表接触那些来自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的流离失所者。适当并根据国际准则对待战俘，这也是必要的。我们期望不晚于9月1日提交的秘书长的报告能阐明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违反的报道。如这种违反得到证实，安全理事会便应作出适当反应。

从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所应汲取的教训是：我们必须直接处理安全区的概念以及为实施这一概念的各种方式。重要的是采取步骤来判断哪种安全区是双方都可接受的。有关的协定应包括关于所有领土非军事化的协定。如果能象俄罗斯不断建议的那样早些作到这点，那么可能就避免在泽帕和斯雷布雷尼察及其周围的悲惨事件。不幸的是，对于我们的呼吁未作出及时、积极的反应。尽管现在时日已晚，我们必须纠正这个错误。

奥尔布赖特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尽管最近几天我们全神贯注于在克罗地亚的军事行动，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早先在波斯尼亚针对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东部飞地的悲剧和暴行。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波斯尼亚塞族的这些袭击，因为即使是从前南斯拉夫严峻的情况来看，它们所造成的苦难也是巨大的。多达1万3千名男女和儿童被赶出家园，被迫在政府控制下、负担已很沉重的城市中避难，有些甚至要越过边界到塞尔维亚。

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因为安理会对这些地区负有特殊责任。这些是联合国保护的安全区。我们希望我们的权力和合法性在这些地区作为国际社会的呼声会提供保护，使其免于暴力和攻击。悲惨的是，安理会的权力和全世界的良好舆论似乎对波斯尼亚塞族意味甚小。

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在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发生的事，因为关于在那里所发生的

情况尚未结束。情况尚未充分讲出来，无辜的生命仍在危急中。

斯雷布雷尼察约1万平民以及泽帕近3千人失踪，下落不明。有些人可能躲起来了。有些人可能被拘禁。有些人肯定已死亡。我们有责任进行调查，弄清楚我们所能弄清楚的情况，并务必使躲藏的人得到安全通行；被拘禁的人受到良好待遇或获释；死亡的人或被杀害的人的姓名被告知其家人以及使应对非法残暴行动负责的那些人被绳之以法。

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在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发生的事，因为有强有力的根据认为，尤其是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帕莱塞族殴打、强奸和谋杀了逃避暴力而出走的许多人。这些死者并不是在激烈的战斗中死去；他们不是因自卫而被杀，也不是意外被杀；他们是根据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的指示有计划地被屠杀的。

我们从目睹这些罪行的难民们的可靠叙述中得知这点，包括我国政府会见的一些人。我们从今天早些时候同安理会成员所分享的敏感信息中得知这点，这种信息是美国获得的独一无二的信息。目睹者的描述和我们的情报数据加在一起提供了对波斯尼亚塞族野蛮和有计划的屠杀的有力证据。

我们今天通过的决议要求波斯尼亚塞族立即让来自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现在在波斯尼亚塞族控制地区的人们得到接触。决议还要求让违反其意愿被拘禁的人们得到接触；要求被拘禁者的权利受到尊重，并重申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那些人--作为个人--应对这些行径负责。

适当的国际组织的代表现在--今天--已准备旅行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下述地区，即由于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的暴行而流离失所的人很可能去的那些地区。这项决议明确波斯尼亚塞族有责任允许他们自由通行和准许他们作工。

美国政府大力支持这项决议。我们使国际上的注意力集中于来自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的难民人口的苦难，这是重要的。我们并不知道对他们所发生的全部情况，但是我们的确知道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予以查明。

我们不能让我们自己，也不能让其他人简单地把在斯雷布雷尼察劫后所犯下的

罪行轻描淡写地视为种族冲突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我们不能接受强奸或殴打或谋杀平民为合法的战术。我想起了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诗句,他在1940年描述全世界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的消极反应时写道:

“不能以犯下谋杀来为谋杀的不道德开脱。使人们认为谋杀不是邪恶的就能为谋杀的不道德进行开脱。只有头脑反常才会造成这点。而只有在那些应为保护它而出来讲话的人保持沉默时,头脑才会反常”。

证实在斯雷布雷尼察和在整个巴尔干战争中所发生的情况的真相,这不仅是对正义,而且是对和平必不可少的。对于所犯暴行的责任并不在于作为一个群体的塞族或任何其他族;而在于下令和犯下这些罪行的个人。只有集体罪行的想法得到消除和归因于个人责任之时,该地区的真正和解才会有可能。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要将文件S/1995/677中所载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阿根廷、博茨瓦纳、中国、捷克共和国、法国、德国、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尼日利亚、阿曼、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15票赞成。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1010(1995)号决议。

现在我请愿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拉德苏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波斯尼亚塞族人对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的安全区发动的进攻本身便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关于对斯雷布雷尼察发动的进攻,我国代表团帮助确保通过的第1004(1995)号决议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安理会刚才通过的最新决议涉及塞族人对这些地区的进攻引起的一个具体问题。我指的是对流离失所的平民和在进攻中俘虏的士兵给予的对待。

关于流离失所的人,我们仍然丝毫不知道被从斯雷布雷尼察带走,任何人道主义

组织都无法接触到的几千人的下落。必须立即提供进行这种接触的机会，而且，只要这些被非法监禁的平民仍然没有得到释放，监禁他们的武装力量就对他们的安全负有全部责任。

关于被俘的士兵，似乎仍然没有允许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探望他们和对他们进行登记，这是违反人道主义法的。

这种情况必须立即结束，那些导致这种情况的人因此负有罪责。安理会请秘书长在本月底之前向其报告为结束这种情况所采取的措施。此外，安理会有可能在此之前对这个问题采取更多的行动，因为它涉及成千上万受到恶意和野蛮对待的人的命运。我们应该担负起责任，特别关注这些人的情况。

富尔奇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我们仍然在为奥尔布赖特大使今天上午在安理会上介绍的情况证据感到震惊。这些证据表明，非常有可能不久之前在布拉图那齐附近对来自斯雷布雷尼察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大规模屠杀。

我们认为，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立即允许对这件事进行一次国际调查对他们自己将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件是一旦得到核实，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人类犯下的最可怕罪行之一。然而，不言自明的是，即使确认发生了这样一次可怕的大规模屠杀，也没有理由以任何方式默认其他人在前南斯拉夫犯下的其他暴行。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和抱着这样的感情，我们刚刚通过了关于这起斯雷布雷尼察事件涉及的悲惨和人道主义层面问题的决议。我们和前面发言的所有代表一样，对在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占领了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区之后几个星期仍然下落不明的7 000多个人--我们的德国同事说是7 000到8 000人--的命运深感不安。加雷汉大使在他每天对安理会进行的得到高度赞赏的情况介绍中继续报告说，不知道这些人是否还活着，得不到任何关于他们和关压他们的地点的消息。

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已经同意允许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探视所有被关押的来自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的人。但是，迄今为止，这些承诺还没有兑现。还没有把口头保证付诸行动。

因此，今天刚刚通过的决议是一项恰当和及时的主动行动。这项决议重申了要求波斯尼亚塞族人立即撤出这两个“安全区”--在当前的情况下，这样称呼这两个地区是非常有讽刺意味的--的第1004 (1995)号决议和7月25日的主席声明，非常正确地对关于在斯雷布雷尼察及其周围地区发生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事件的报道深表忧虑，并要求帕雷当局立即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和其他国际机构接触其部队控制下的来自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的流离失所的人。

此外，应该立即允许联合国或红十字探视和登记任何被居留的人员，立刻对所说的万人坑进行一次调查，并把其调查结果通知起诉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罪行的国际法庭。进一步的拖延，甚或是拒绝允许采取这些行动都绝不会得到国际社会和本理事会的容忍。

对于由新闻媒体播放到全世界的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被攻陷的景象，以及逃离这两个地区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的报道，意大利人民记忆犹新。因此，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现在的主动行动，并非常希望该决议将最终说服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遵守最基本的人类行为准则。

科万达先生(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本理事会已经在上个月表明了对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局势的观点。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波斯尼亚塞族人攻陷这两个安全区--如果这样的叫法是正确的话--所带来的后果。

数以千计的男子和少年正下落不明。波斯尼亚塞族当局一直拒绝提供任何有关这些人的命运的消息，也不允许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或任何其他有关的外部观察员接触他们。我们担心发生最坏的情况。今天，《纽约时报》的一篇重要报道和美国代表团早些时候提交给安理会的证据更加强了我们的这种担心。这些报道指出，那些失踪的人已经成为这场战争中的一次最严重暴行的受害者。数以千计的波斯尼亚人被屠杀的可能性使人回想起卡亭森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手下的屠夫们同样屠杀了几千名波兰军官。

这些报道如果得到证实，将唤起赤裸裸的最可怕罪行的幽灵。大多数战争中都会发生个人犯下的暴行，但是，大规模地屠杀几千人需要高层当局的组织和命令。毫无疑问，这些当局，也就是每个负责的个人，都将被查出，交由国际法庭审判，并被国际社会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为其所摈弃。

约翰·韦斯顿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仅仅一个月以前，本安理会在通过第1004(1995)号决议之后对波斯尼亚塞族进攻所造成的斯雷布雷尼察平民的困境表示了严重关切，并且要求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及其它国际人道主义机构畅通无阻地进入该地区。安理会今天所通过的一项进一步的决议强调了国际社会继续关切有关波斯尼亚塞军事进攻之后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内部及其周围发生了暴行的数量日增的报告。特别令人担心的是，如此众多斯雷布雷尼察的居民仍下落不明；美国代表团今天向安理会成员提供的证据特别令人不安。

英国政府因此与其它国家政府一起要求波斯尼亚塞族当局立即让国际人道主义机构进入那里，并且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及其它组织进行充分和无保留的合作，以查明失踪者的下落。我们期待被拘留者早日得到释放，并且我们提醒波斯尼亚塞族当局，它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有义务确保其控制下人的安全和福利。

自上个月对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的进攻以来，前南斯拉夫事态的焦点已经转移到其它方面。但是极为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不应该忘记或无视这些平民仍然由于这些进攻的后果而受苦。下月初，秘书长将就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安理会提出进度报告。英国政府期待着这份报告。波斯尼亚塞族当局当前有义务表明它们是否准备进行建设性的合作。

卡德纳斯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巴尔干半岛的冲突继续旋风式地日益在质量上恶化，这个旋风扫除了本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并且打破了文明社会所确立的所有限制。同时，和在其它情况下一样，我们安全理事会成员在特定的情况下力图防止公然违反这方面确立的准则所造成的局势的恶化。

对泽帕和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区的无理进攻是迈向深渊的又一步。我们认为，这

也是对有组织的国际社会的各项决定的新挑战并且是即懦怯又愚蠢的洋相。

我们力图以第1004(1995)号决议来纠正这些进攻的后果之一,并且通过试图协助,除其它人道主义组织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的干预来避免更糟恶果,这种可耻的局面使这些组织的存在成为至关重要。不幸的是,我们今天不得不再次对波斯尼亚塞族人说,自由进入这些地区对所有人道主义机构的人员而言都是绝对必要的。不然,将会使有关他们在这些地区可能严重和反复地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严重指控和推测得到证实。我们在这方面必须指出,我们日复一日收到的关于这种违反情况的证据是对我们的吸收能力的挑战。今天就是这样一天。

当然,我们的行动并不到此为止。我们还必须提醒波斯尼亚塞族人注意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和其他任何人一样,他们要为可能做出的违反人道主义法的任何行为对国际社会负责。这笔帐早晚要算清;这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我想谈一下最后两点。第一点是,我们今天通过的两项决议以及以一揽子方式进行审议在我国代表团的嘴里留了相当苦的滋味。我们在两项决议里都处理了可能或受指控的违反人道主义法的作法。任何违反这种准则的作法都不能只因为冲突的另一方也可能有同样违反的作法而影响其严重性其惊人或不可接受的程度。这种情况永远不能发生。

第二点涉及寻求南斯拉夫冲突的政治解决办法的日益紧迫的需要。我国代表团希望,具有采取行动实现解决的真正能力的国家将集中其努力并且现在就采取行动。只有它们的一致行动才能使各派放弃武装冲突的选择,正如我们所反复说过,不能用这种选择建立持久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将以印度尼西亚代表的身份发言。

安全理事会今天已连续通过了两项单独的决议草案,一项关于克罗地亚和现在的另一项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些决议的通过提醒人们以下的事实,即这两个国家的冲突是紧密相关的。此外,我们认为这两项决议的通过象征着国际社会

重新决心制止暴力的恶性循环和长久以来主导当事方心态的战争逻辑。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坚定地致力于刚才通过的决议所载的要求。我们谴责波斯尼亚塞族人占领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的安全区,和在这些地区违反人道主义法的作法。我们对今天确认的有关波斯尼亚塞族人对斯雷布雷尼察男子和男孩犯下的暴行、大屠杀和其它违反人道主义法作法的报导感到惊骇。这些报道的暴行强调国际社会需要立即行动以迫使波斯尼亚塞族人遵守该决议所载的要求。在这方面,我们愿特别重复以下要求,即让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的代表安全接触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履行这个要求对于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平民中仍下落不明的人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努力争取他们的无条件和立即的释放。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对本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表示赞赏,并且对联合国保护部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的男女们表示赞赏,他们作出了最大努力以便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最需要的时刻减轻他们的痛苦。

我现在恢复执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责。

没有别的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上项目的审议。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处理此案。

下午6时30分散会。